

最近,忘年之交的朋友欢庆80大寿,席间,他的儿子上台致辞,忆述了三件往事,十分感人。

第一件事,发生于他小学时期。

那时,他父亲的烟瘾很重,每周得抽上一大盒50支装的雪茄,而稚龄早熟的他,很早便从杂志上得知,抽烟者的平均寿命只有65岁;因此,每回当他父亲吞云吐雾时,他便忧心忡忡。小六那一年,他向父亲提出了挑战:“如果我在会考中考获好成绩,你就彻底戒烟,好吗?”父亲一口答应了。为了达致目标,他拼尽全力,然而,可能是求胜心切,压力过大,得不到心中所期盼的结果。成绩揭晓那一天,他哭得非常伤心,他说:“我清楚地知道,我不是为自己而哭,而是为了无法达致让父亲戒烟的大目标而哭。”父亲从他哀切的泪水里读出了他的孝心,于是,趋前搂住他的肩膀,对他说道:“儿子,我已经决定戒烟,从今天起,就戒。”儿子破涕为笑,但是,半信半疑,认为父亲施行的是让他放心的“缓兵之计”。从那天开始,父亲下班回家后,他便刻意走近父亲,握他的手,嗅他的衬衫,闻他口里喷出的气息,看看能不能发现父亲在外偷吸雪茄的“蛛丝马迹”。他说:“父亲一诺千金,真的与香烟诀别了。在我整个成长岁月里,他总是言出必行的。这种无言的熏陶,影响了我一生。”

三件事

□尤今

第二件事,发生于他念完高中而报名大学时。

当时,他同学的姐姐是会计师,意气昂扬地驾着一辆跑车进进出出。他好生羡慕,一心认定只要当上会计师,便能买一辆同样的跑车。然而,当他告诉父亲心中的意愿时,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行,会计系根本不适合你!”父亲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强硬口气使他备受伤害,他垂头走开,蹲在自家花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兀自生气。不旋踵,父亲便找到了他,以一贯温和的口气冷静地向他分析道:“你数学不够好,读会计系难免力不从心。爸爸觉得工程系比较适合你,因为你逻辑思维强,行事有条理,工程系能进一步强化你的思维能力,你肯定能驾轻就熟。”父亲以理服他,他从善如流。几年后,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工程系。

第三件事,发生于他上大学后。

有一个时期,他在感情生活上遇到挫折,心情沮丧,万事无劲。回家后,寡言少语,父亲默默地把这一切收诸眼底。有一天,当他又再闷声不响地蜷缩于忧伤的硬壳里时,父亲走进他的房间里,对他说道:“儿子,我们去外面走走,好吗?”他一声不吭地跟在父亲后面,地上拖了两个灰蒙蒙的影子。他没有想到,父亲竟然把他带到一家乐器专卖店,给他买了一把他梦寐以求的优质吉他。父亲知道他有不想向人倾诉却又解不开的心结,父亲也知道他素来喜欢音乐,因此,便以这样贴心的方式帮助他纾缓心中的郁闷。回家后,浸在澄黄的月色里,当清脆的音符活泼地从吉他飞出来时,果然心中那硬硬的块垒慢慢地消弭于无形了。他说:“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,但是,对症下药。”

对孩子观察入微而又无微不至的父亲,不断地通过身教、言教、心教(与孩子的心零距离接触),把孩子拉拔成人,教育成才。

当父亲年届80而40余岁的孩子当着众人动情地向他道谢时,父亲一脸满足地说:

“今天,是我最快乐的一天。”

文史杂谈

“散文”是什么

□白杏班

“散文”是什么?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,文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。郁达夫曾言,中国古代并没有“散文”,这一概念是从翻译中产生的。实际上,“散文”一词在南宋罗大经所著《鹤林玉露》中便有记载,恰与“诗骚”相对,指的是没有押韵的文字,即为魏晋六朝时所提出的“无韵之笔”。

不过,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,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,尤以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时提倡“美文”为标志。郁达夫便提出,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,是“人性、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”。在这一时期,散文注重个性,其性质多为“抒情性散文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,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,在抒情性散文之外,更囊括了“叙事性”的、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、报告(报告文学、特写),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(杂文、杂感)。有时,文学性的回忆录、人物传记,写实性的史传文学,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。50年代中期,在“双百”方针的激励下,散文出现了最初的“复兴”现象,老舍、丰子恺、叶圣陶、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,而杨朔、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《香山红叶》《社稷坛抒情》等代表作。

1961年1月起,《人民日报》在第8版开辟了“笔谈散文”专栏,发表了老舍、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,提出“在我们的生活里,一天也离不开散文。”(老舍《散文重要》)随后,《文艺报》《文汇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“散文大讨论”中,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。因此,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“散文年”。周立波在《1959-1961散文特写选·序》中的一段话,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:“举凡国际国内大事、社会家庭细故、掀天之浪、一物之微、自己的一段经历、一丝感触、一撮悲欢、一星冥想、往日的凄惶、今朝的欢快,都可以移于纸上,贡献读者。”

在“散文复兴”的浪潮中,杨朔、刘白羽、秦牧是成就突出、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。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,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;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,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。可以说,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……

大家V微语

让我们彼此善解人意

□毕淑敏

●善解人意通常是一个优点,但太过善解人意就成了缺点。你无法发现自己的真正想法,它刚一冒头,就淹没在他人意愿的滔天洪水之中了。善解人意的表达在有些时候就变成了“讨好”。

●在人们的印象里,善解人意是个褒义词,尤其是贤惠女子的必备条件。君不见征婚启事中,众多的男人都要将来成为妻子的人要善解人意。这其实是半句话,下半句话是什么呢?就是你既然懂得了我的意思,就请照我的意思去执行吧。

●他们为什么不把下半句话也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?因为理论上大家都是平等的,不好意思说“将来在家里,要以我的意见为主”这样独裁霸道的话,就偷梁换柱改换成了这种看似美德,实际上是不平等条约的要求。

●如若不信,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。如果我们夸赞那个男生最出众的品质是“善解人意”,恐怕人们会嗤之以鼻,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女儿女气的没点男子汉的气概啊。

●这就是“善解人意”的苦涩内核。

●所以,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“善解人意”的优点,你首先要善解自己的意思。不要牺牲了自我,去成全别人的意思。你的“人意”我要能解,我的“人意”请你也能够解,大家彼此都善解人意,游戏才可以长久地玩下去。

城市笔记

心有审美力 过好小日子

□胡杨

那天,看一个博友的文章,她写到“如何用一个废弃的木桩做一个桌子”。

“树桩和树段能做很多东西。比如家里那个原木烛台,是我在公园买的,放在花园里好多年了,还很结实。上个周末,社区消息上登了一条广告,说伐倒了两棵老树,堆了很多木头在那里,谁拿谁拿,物尽其用。木头被伐木工锯成一段一段的,大家取回去可以做园艺,或者过冬烧壁炉。有两块很大,是锯成两半的树基,我想,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后院树桌!于是就去搬回来,一到家就开始做起木匠活儿……大功告成,做好的桌子,怎么看都像一个老物件。”

不知怎么了,看着博友娓娓道来,还有她拍摄的原木烛台、树桌的照片,我突然很想造访她的美丽家园。

就像那天,一个生活在广州、搞艺术品收藏的女友说:“下次去北京,我一定要去看看你的阳台!”而同事也在微信上说:“你的阳台跟花园一样,都生产爱。”

听她们这么说的时侯,我有种捉襟见肘的窃笑。

其实我的阳台不过立锥之地,根本无法跟花园相提并论。但仔细想,也对啊,美与爱从来都与大小、多少无关,它只关爱与心灵。而房子不在大小,怎样过出小日子的精彩,才是生活抛给我们的命题。

在我的心目中,“阳台上摆满花,房间里挂上画(相片)”,是一个温馨之家的标配。所以这几年,属于我的家庭改造有两项:让客厅墙上挂满自己的画,让阳台上花草茂盛、四季如春。

现在我还是一个会养花并养得不错的人呢。阳台上至少有10个品种的花花草草,丽格海棠、茉莉花、牵牛花,还有六月雪、仙客来等,它们这个开了那个开,每天都有新惊喜。而此刻,阵阵茉莉香正随风袭来。

最近看《日和手帖》每间屋子都是一个“小宇宙”,书里收录了来自全球不同行业人的17个家庭样本,通过这些不同的“小宇宙”,传达一种以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

“日和手帖”是一个日系生活方式名词。“日和”就是好天气,美好的意思;而“手帖”就是记录本。“日和手帖”就是记录下日常美好的本子,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活美学的记录者和创造者。

的确,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活美学的记录者和创造者。而一个懂得欣赏美、发现美的人,能在粗糙平庸的生活中保持乐观和希望,享受简单而真实的生命。所以她不止是生存,而是在生活了。

其实,审美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,也不需要你去美术馆、博物馆或者一掷千金,它就在“一言一行、一花一木、一粥一饭”里。所以有人说:你的审美能力才是你的终极教养。

海外风情录

巴黎城里的羊

□申赋渔

两只羊在坡上吃草。在巴黎的城中央。

这是一块很难摆弄的斜坡,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。一条条铁轨铺在几乎像山谷一样的深处。斜坡上长满了杂草。杂草长高了,不好看。巴黎人是爱美的,不能不好看。怎么办?铲草机开不了,若是如我少年时那般,用镰刀去割,人工太贵,而且危险。那么,最方便,就用除草剂吧,我们乡下都用这个,好用得很。再也不要那么累地去除草了。除草曾是我少年时的噩梦。每天放学了,都要到地里拔草、挖草。好的草给猪吃,不好吃的,晒干,当柴火。

可是巴黎禁止用除草剂。

对除草剂使用得最充分的是美国空军。他们在越南的森林里洒下大片的由孟山都公司研制的“橙剂”,名字倒好听,树一碰着,就枯死。从此之后,孟山都一发不可收拾,创造了大量的这东西的变种,以适应全世界农民所需。然后,随之而来的,是对环境可怕的破坏,以及,超级杂草的诞生。

法国人不愿意,所以就禁用了。我第一次看到巨大的游行示威,就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。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把各种大拖拉机开到大街上,抗议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太严。其中一条,就是法国对除草剂过分严厉地限制。可是不管怎么闹,法国政府这么些年来,一直不松口。病从口入,粮食安全是大事。那么,城里的这些割不了的不好看的杂草怎么办呢?有人牵了两只羊来。如此陡峭的坡子,对羊来说,不在话下。草也是它爱吃的东西。如此一来,不只很好地维护了生态,还增加了都市里的田园风光呢。

我是在一场小雨后,出门散步时看到的。大概羊有点冷,缩在坡子的顶上,不过模样还是挺可爱。两只黑羊。巴黎城里已经发现过好几次羊了,甚至一群一群的,有人赶着,在公园,在闲地(巴黎城里其实闲地蛮多的),在路边,啃着草。我忽然想起年少的时候,那时人人写诗,写诗的人都喜欢用一个“读”字,而用得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:“羊在山坡上读着青草。”

这两只黑羊,好些天来,就在这斜坡的坡上读着青草。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一点诗意呢?因为我站在罗马路上诗人马拉美旧居的门口。从前,马拉美每周二都在这里开沙龙。大家朗诵得最多的,是一首《牧神的午后》。好了,现在牧神把羊放到他的家门口了。真是有意思的巧合。

雨又下起来。

美国作家蕾切尔·卡逊,写了一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名作《寂静的春天》。春意盎然,特别是惊蛰过后,小虫子都钻了出来,蠢蠢欲动呢,怎么能说春天寂静呢?

因为,化肥、农药,特别是杀草剂的滥用,导致了可怕的生态破坏。她用生态学的原理,分析了化学杀虫剂对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。人类制造的毒药,将使得春天变得安静,然后,永远没有了春天。因为这本书,1972年,美国立法禁止将DDT用于农业。

还是在斯特拉斯堡,有一家企业,发明了一种技术,可以去除土壤的毒性,把土地救活。我心动了很久,想把它介绍到中国去。

此刻的春天还热闹。牧神还有地方放牧。羊还在山坡上读着青草。虽然,这一幕在喧闹的巴黎的城中央,有点怪异。可谁又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浪漫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